

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结构要素^{*}

戴木才

【内容提要】成为现代化强国是近代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共同主题。时至今日，国际上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现代化概念，对于如何界定和综合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现代化强国状况，也无一个统一的理论范式和结构模型。在借鉴吸收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种以“综合国力”为统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结构要素为整体性分析框架的衡量评价标准，形成了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为硬实力显性要素和以政治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为软实力隐性要素的现代化强国结构要素模型，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现代化强国 综合国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者简介：戴木才（1965-），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等进入世界前列，自 2010 年起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一直稳居这一经济地位，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数据测算，201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 40%（2010 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为 14.7 万亿美元，中国为 5.9 万亿美元），2021 年则上升为美国的 77%（2021 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为 23.0 万亿美元，中国为 17.7 万亿美元），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现代化强国”与“现代化国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蕴含着战略目标的调整升级和巨大转变，而至于到底何谓“现代化强国”及其结构要素到底是什么，乃是学术界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崭新课题。

一、强国是个比较性和世界性概念

可能自从有了“国家”这一概念，就有了“强国”的概念，因为只要有了“国家”就会有国家之间的争夺、战争和比较，尤其是发生战争之后就会有胜负和强弱之分，因此“强国”现象可能自古有之。但是，古往今来的世界历史虽然一直使用“强国”这一概念，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强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评判“强国”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强国”到底由哪些要素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重大创新研究”（22ZDA027）的阶段性成果。

构组成。

1. “强国”是一个比较性概念

在中国古代，“强国”亦作“疆国”，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强大的国家。《管子·幼官》曰：“强国为国，弱国为属。”汉代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则说：“疆国请服，弱国入朝。”这是从附属、尊卑的视角区分强国与弱国。《文中子·问易》则把强国与霸国、王国、帝国、皇国并列，认为各有所长，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或者所谓“强国”即意味着具有某种要素综合的意思，即强大的国家进可攻，退可守。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二是指使国家强大。《荀子·议兵》曰：“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杨倞注曰：“强国谓强其国也。”《商君书》对“强国”更是进行了详细描述：“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转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转也。”

所谓“强国”，更多还是一个相对性的比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国”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比较而言的概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也就无所谓强大与弱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为“强国”，不但取决于国家的规模，如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军队和武器装备、科技水平、资源贫富等，更取决于它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比如在世界近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这样的“小国”都曾被称为世界“强国”。而作为动宾结构的词汇，在一般意义上，“强国”则指的是让国家繁荣、强盛起来，别的国家不敢来侵犯、侵略、抢夺、霸占的意思；作为一个名词，则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与国的关系中的一种状态，指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或国际关系中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它拥有巨大的资源或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具有巨大的地域影响力乃至国际影响力等，表示一个国家相对于别的国家而言，居于“强大”的地位。

2. “强国”是一个流动性和世界性概念

“强国”还是个流动的概念。例如，在古代中国这片大地上也有过数个“强国”。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在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诸侯国中，“战国七雄”是无可争议的强国，其中又以秦国为最强。后经长期的兼并战乱，尤其是到战国末期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比较彻底，秦国最终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经济发展迅速，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而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则先后衰败下去，随后秦国通过消灭这些诸侯国，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强大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秦国统一以后的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前汉、后汉、三国、两晋、隋、唐、宋、元、明以及康乾时期的大清，都曾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世界性强国。

再比如，在欧洲古希腊时期，有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其中以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最为强大，它们被称为希腊城邦世界中的强国，也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强国，后来的马其顿王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的强国。进入世界近代历史，欧洲则相继兴起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俄罗斯等强国。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重划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版图，由当时的英、俄、普、奥主导，这四个国家在当时被称为“欧洲四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被认为有“八强”——欧洲的英、法、俄、德、意、奥六国和欧洲以外的美国、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奥匈帝国解体，“八强”变成“七强”，分别是英、法、苏、德、意、日、美；战争结束时，“七强”被美、英、苏、中“四强”所替代。当然，这里的“强国”主要是指“战胜国”，是就当时战胜德国法国西

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而言的。当今时代，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也说“一超多强”，所谓“一超”指的是美国这一超级大国、超级强国，“多强”则指的就是“强国”。

由于“强国”是一个多要素集成或合成的概念，有的时候是非常具有弹性的。比如，朝鲜战争时期美国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战争中最后却被“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打败了。“强国”也可以有很多种衡量标准，例如经济发达、制度完善、科技创新、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人民生活水平等。比如，当今时代世界上虽然仍然多以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强弱”状况，但是在其背后往往不仅包括经济实力，还包括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尖端技术、国际影响力等，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综合国力”来考量和评判的。例如，从近3年世界GDP总量的排名看，2019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10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2020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10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2021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10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可以发现，在这3年中世界GDP总量排名前10名的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有巴西出局以及韩国进局和在排名上稍有变化，俄罗斯都没有进入世界GDP总量前10的排名，但是仍然被认为是世界“强国”。人们普遍肯定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但是人们也都认为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正是因为“强国”是一个比较性、流动性与世界性的概念，其内涵往往具有相对性和综合性，界定“强国”也难以采用某种固定的、统一的量化标准，只有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国家的比较，才能确立“强国”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条件和要素结构。例如，一般而言，经济力量、综合国力至关重要，同时国家规模、科技水平、军事能力、国家意志、国家软实力、人力资源、生活水平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在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看待“强国”的标准，是与实现现代化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3. 中国特色的“强国”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从提出“实现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看待什么是“现代化”和“现代化强国”的标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百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描绘的现代化蓝图是“建铁路、修公路、建造世界水平大海港”等。

改革开放以前，“现代化强国”的标准主要指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改革开放后，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渐扩展，邓小平最初把它称为“小康之家”，后来称之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后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现代化，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对21世纪上半叶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四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①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2013年在“新四化”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明确把中国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国家”与“现代化强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蕴含了战略目标的巨大转变和调整升级，而且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所谓“全面建成”，是指领域更加全面，意味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也就是说，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文化上的“文明”、社会上的“和谐”，而且包括生态上的“美丽”，充分体现了“强国”内涵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目标追求，充分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目标之间的联系，所谓“强国”的总体目标内涵更加具体、覆盖更加全面。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提出“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这是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和宗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体育强国，提出了要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等等。

习近平说：“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有学者通过梳理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四类99份中共中央和国家部委文件得出，中国先后共提出过涉及80项强国（或国家）的建设目标和任务，最终被纳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强国”提法有18项，作为“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国”支撑，具体包括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数字中国、健康中国、智慧社会、学习大国，基本覆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这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4. 中华民族的“强国情结”

“强国情结”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民族情结，它缘起于近代中国的巨大失落和深重苦难。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被称为和自称为“天朝”。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曾经为人类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彰显了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强盛和繁荣景象。据资料显示，1800年大清王朝的GDP占到世界的32.9%，即使在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大清王朝的GDP仍然占到世界的29%，位居世界第一。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各种原因，中华民族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华民族遭受侵略掠夺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落后挨打、列强宰割的对象。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现代化探索各种方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现代化强国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可以说，使中华民族重新“强起来”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文化软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实力、国际影响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同时，中国正在加速补足成为世界强国所需的基本要件，并在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资源能源生产总量、一般性工业化能力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中国更是加紧在人均富裕程度、核心科技创新、前沿军事技术等领域补齐“短板”，尽快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党的十九大在总结以往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明确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将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具体提出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安排：“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②这就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强国目标和宏伟蓝图。

二、把综合国力作为评判现代化强国的综合性标志

时至今日，国际上虽然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现代化概念，对于如何界定和综合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现代化强国状况，也尚无一个统一的理论范式和结构模型，但是已形成基本共识的是，现代化是近现代国家利用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先进成果，全面改进国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历史发展进步过程，表现为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带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民主法治进程和社会公民普遍参与、社会结构日趋分化、城市化日益发展等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是说，现代化作为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客观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普遍的结构要素。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进程和已有现代化理论积极成果以及自身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和现代化强国结构模型，即把“综合国力”作为判断现代化整体发展水平和状况的重要标志。

1.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提出与“综合国力”概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一些主要方面和大致框架上提出了到 21 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水平和基本状况：“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11 页。

②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20-21 页。

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运用“综合国力”的理论范式来判断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状况，意味着追求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形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而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则意味着这样的“现代化强国”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对于如何衡量和判断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国际上存在着诸如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实力、国家能力、国家战略资源、国际竞争力等多种理论观点和评价模型。这些理论观点和评价模型的一个显著和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和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随着历史条件、内外环境、发展内容的变化，现代化实际上越来越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综合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的标准，用“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来衡量和判断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况，不仅更能体现现代化强国的综合性、概括性特征，而且更能体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性和系统性特征，内涵丰富，涵盖全面。

第一，综合国力不同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亦称“经济发展总量”“经济动态数列水平”，包括经济规模、经济数量和经济结构、经济质量等，常用的衡量和评价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等，可以用绝对数水平、相对数水平和平均数水平来描述。例如，当今世界普遍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值和增长率来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状况，运用科技在GDP/GNP中的贡献率来判别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落后经济或生产发展方式。在现代经济学中，常用GDP和GNP（现更改为国民总收入，GNI）来共同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

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从质量上描述和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此外它没有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没有涉及收入与分配等。而综合国力则不同，它着重于从总体规模上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发展的综合实力，两者的测定虽然有着许多共同指标，但经济发展水平侧重经济规模和采用人均指标，综合国力则侧重采用总量指标。

第二，综合国力不同于国家实力。国家实力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在给定时间上具有掌握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并利用这种能力形成有效的军事能力、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加强现存经济发展优势，从而为保持国家战略优势以及从国际体系中获益提供基本条件和发展保障的能力。相对而言，国家实力相对要比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和评价指标具有更多的综合性，体现了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求发展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如研究系统测算“国力”的开创人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力”的构成要素应该区分为比较稳定的要素和经常变化的要素两种，包括地理条件（最稳定的要素）、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和原材料是比较稳定的要素）、工业能力、军事装备（特别是技术、领先水平、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人口（特别是人口结构和趋势）、国家特质、国家士气、外交和政府管理的质量^②等。总体而言，“国家实力”主要集中于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等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②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三个方面，而综合国力在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等方面之外，还包括更为丰富和广泛的内容，如国家软实力等。

第三，综合国力不同于国家能力。相对而言，国家能力是一个比综合国力更为狭窄的范畴，侧重于反映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将国家意志、国家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实际能力，既体现为国家制定政策的能力，又体现为国家执行政策的能力，涉及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与功能等内容，包括政府能力、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和社会绩效等。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侧重于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水平和能力，那么“国家能力”则主要侧重于反映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综合性水平和能力，而综合国力反映的综合性则要比“国家能力”的覆盖面更全、涉及面更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综合性衡量和评价。

第四，综合国力不同于国家战略资源。国家战略资源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一般包括物质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基础设施、知识资源等，虽然也反映一个国家实现发展可资利用的各种重要资源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潜力，但是并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现实的或潜在的综合国力。

第五，综合国力也不同于国际竞争力。所谓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竞争中所具有的相对位势。相对而言，国际竞争力虽然也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水平、速度及其变化的状况，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一般而言，国际竞争力着重从一个国家的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速度来分析，而综合国力则更侧重于从一个国家的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来判断；国际竞争力侧重于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趋势，而综合国力则侧重于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的现实发展水平和状况。综合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实力基础和后盾，国际竞争力则是决定综合国力变化与对比的重要因素。

在学习、借鉴和吸收已有现代化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实际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可以看到“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成为衡量世界各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水平和状况的综合性、整体性标志，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的综合标志，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说服力。综合国力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及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构成要素既包括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等基础实力，又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实力；既包括自然条件因素，又包括社会发展因素乃至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既包括物质因素，又包括精神因素，是各个领域各种因素综合性的总和，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有机统一。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小强弱，可以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着一个国家满足国民需求、解决国内问题能力和在国际上所具有的影响力的整体性因素。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把“综合国力”的发展和进步理解为国家之间互相竞争和互相影响的总体力量，而且把“综合国力”看作对人类社会作出总体贡献的总体能力。

2. 综合国力应当包括软实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战略目标，应该是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相对比和在当今世界要达到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态，不仅包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发展的各项任务和发展目标迈向世界前列乃至先进水平，而且包含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方面的各项任务和发展战略目标在世界上居于引领地位和具有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两条腿”走路和从两个方面来综合衡

量和评价，一是发展现代化强国的“硬实力”，二是提升现代化强国的“软实力”。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在本质上是实现中华民族从“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巨变和历史性提升。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从经济总量、综合实力来讲，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但是还称不上是“强国”。从“大国”到“强国”的提升，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从效率向公平的提升、从硬实力向硬实力和软实力并重的整体性提升，既向世界展示先进的产品、物质、技术，又向世界展示先进的思想、精神、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等“五大文明”相对应，并作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内涵，更加体现了这一全面性、整体性在质量上的提升要求。“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统一于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是21世纪中叶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象征。所谓“综合国力”，应该是一个大系统，包含多项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显然，综合国力不应该是多种力量的一种简单加总，而应该是多种力量有机组合的系统，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能代表综合国力，任何单方面力量的强大也不能代表综合国力的强大。因此，对综合国力的整体性判定必须基于对其结构要素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认识。那么，综合国力是如何构成的呢，它又包括哪些结构要素呢？

综合国力的结构非常复杂，认识也很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应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规模、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等9个方面；也有观点认为，综合国力主要由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等5个要素构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国力应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地理环境、人口规模、资源能力、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水平、外交能力等，其中主要强调经济实力和对外关系两个因素^①。此外，还有观点从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和资源力等7个方面^②概括了综合国力的结构要素；或者认为，综合国力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资源能力、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等8个方面^③。

综合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现代化强国结构要素的各种观点，可以看到，这些观点提出了关于“综合国力”的某些主要元素，但是是松散的、凌乱的，缺乏重要领域和主要领域的对应性，同时也缺乏重要领域和主要领域的有机性和统一性。在学习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硬实力”和“软实力”划分的视角来概括提炼“综合国力”的结构要素可能更为科学合理，更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和说服力。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两大支柱，两者的总和形

① 参见王涌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② 参见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③ 参见王涌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成综合国力。有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国力应该是“硬国力”和“软国力”及其协同变量的非线性组合^①。所谓“硬国力”，主要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和资源力等物质形态方面的要素；所谓“软国力”，主要是指构成综合国力的精神和智能形态方面的要素集合；“协同”变量代表着有关领导组织协调统一的构成要素的集合。这里的“硬国力”和“软国力”，在某种程度上与“硬实力”和“软实力”概念非常接近。“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体两面”，所谓硬实力主要是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显性要素的总和，所谓软实力主要是指政治（以政治制度体系为核心）领导力、文化（狭义）软实力和国际（世界）影响力等隐性要素的总和。也就是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政治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共同构成判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水平和状况的6大结构要素，对这些结构要素的综合判定结果可以统称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三、综合国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结构的六大要素

“硬实力”和“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体两面”，这样的划分及其有机组合，可能更能科学地体现综合国力由现实的综合国力和潜在的综合国力组成的复杂状态及其整体性特征和趋势性特征。所谓综合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既包含实力也包含潜力，以及由潜在实力转化为现实实力的可能性力量，是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资源供给、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科技创新、文化教育、国防军事、国家意志、民族凝聚力、国际影响力等的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现。所谓现实综合国力，是指构成综合国力的各要素已经基本具备和各要素之间有机组合所显示出来的整体性实力；所谓潜在综合国力，是指随着自然条件、资源储备、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文化进步、社会发展、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等某些硬实力要素的增长和软实力要素的改善，致使综合国力整个要素结构的组合功能和力量增强可能潜在的整体性实力，这种潜在的综合国力可能更能代表一个国家未来综合国力的发展趋势。潜在综合国力的体现的典型案例如朝鲜战争、美越战争等。因此，从综合国力看，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多的是基于近代以来我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一穷二白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则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现代化，加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体现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齐头并进和综合性特征。

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相互关系上说，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会受到硬实力的影响和制约，软实力往往需要以强大的硬实力作为基础和后盾，如果硬实力足够强大，那么软实力更能够发挥其作用力、凝聚力和威慑力。也就是说，硬实力越强大，软实力也就越能充分发挥作用。当然，两者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关系，并非硬实力越强大，软实力也就越强大、也就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最典型的案例如苏联解体。苏联在具备世界第二大“超级大国”的硬实力的条件下，却摧枯拉朽地瓦解了。同时，也并非硬实力较弱就一定不能发挥强大的软实力，软实力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意志力、组织力和推动力，极大地推动硬实力的提升和迸发。最典型的例子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奇迹，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典型案例都是软实力

^① 参见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2-116页。

极大地提升和促进硬实力充分发挥作用的极好写照。因此，硬实力和软实力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硬实力不行，一打就败；软实力不行，不打自败”，深刻地说明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这种辩证关系。

综合国力作为衡量和评判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标志，应该既包括做好国内事情的“内在能力”即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也包括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其他国家的“外在能力”即国际影响力和世界引领力乃至世界领导力；既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先天性国家资源禀赋，也包括经济、政治、技术、军事、文化、外交等后天通过努力获得的国家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要件，也包括政治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软实力”要件。具体而言，综合国力应该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大方面的结构要素，从硬实力方面讲主要应该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3大要素，从软实力方面看主要应该包括政治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3大要素。可以看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政治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这6大要素，几乎涵盖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所有重要元素，具有概念上的周延性和科学性。因此，可以把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政治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看作综合国力结构的6大要素，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结构的6大要素。在这6大要素中，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基础要素，科技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核心要素，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要素，政治领导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要素，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精神要素，国际影响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世界要素。

概括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结构的要素组合，可以用下面的模型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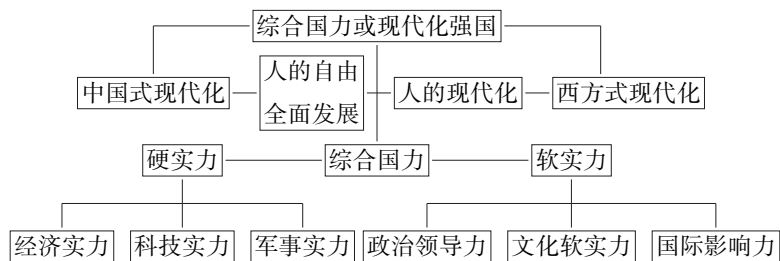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现代化结构要素的创新模型图

1. 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基础要素

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含义是国家富强，几乎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这一规律，就是首先要在经济上成为强国。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是判断这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况的首要指标，是综合国力的中心内容和重要显示，也是综合国力结构系统中其他要素发展的基础，因此是基础要素。没有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也就很难有其他要素的现代化。所谓经济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等元素的综合。当今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常常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现实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评价指标与综合性统计指标，是指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和人均值，它相对综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发展目标，尤其是改

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使中国走向富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首要内容。为实现这一首要目标，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把发展看作解决国家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目的都在于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仍然将“富强”作为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位目标，把“富强”放在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首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都体现了经济实力作为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基础要素的要求。

2. 科技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核心要素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和创新水平，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发展水平与状况的关键指标。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①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技术看作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不仅可以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能使生产力得到不断的加速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最早进入现代化，进行工业革命，虽然是由思想启蒙、观念革命引导的，但是首先是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上突破的，科学技术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中心转移，就是现代化强国的转移，现代科学技术从欧洲起源，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转移到17世纪的英国，然后转移到18世纪的法国，接着转移到19世纪的德国，最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彼岸的美国。每一次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要素的加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相继成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这些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科技创新领先，科技实力强大，率先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一方面需要结构中各个要素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率先突破越来越成为提升综合国力的制高点。谁能在全球发展科技创新系统中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先，谁就可能成为未来的现代化强国和综合国力强国。现代科学技术上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往往都能提升一种产品的竞争力，有时甚至能够形成一个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业技术、生产经验等多个层次，科技实力主要包括知识创新能力（科学论文数）、技术创新能力（国民专利申请数）、应用新技术能力（个人计算机使用数）、信息传播能力（因特网主机用户数）、潜在的知识技术创新能力（政府用于研究与开发即R&D的支出额）等方面。现代科技实力越来越重视政府支持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制度、投入和支持力度，越来越重视国民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等。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创新成为引领各项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创新等都取决于科技创新，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科技实力更是成为综合国力中的先导性要素。当然，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基础理论创新为基础，需要建立在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决定着—个国家的现代化对世界的推动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所谓建成现代化强国就是一句空话。即使一时实现了现代化，也不一定能够保得住守得住，更不可能领先世界和引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

在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科技创新和发展成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一种自发的历史力量。与此不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科技创新和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虽然也内生于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之中,但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性、解放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性和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突破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创新瓶颈,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既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需要,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况的重要考量。

3. 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要素

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军事实力是建立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政治控制力基础之上的军事力量,虽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具有某种制度性质的软实力属性,但更多的是具有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紧密相关的硬实力性质。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西班牙、英国之所以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曾经在全世界拥有殖民地,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警察”,能够向全世界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发号施令,都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军事实力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推行扩张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大后盾。

在历史上,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被当作“国家实力”的代表,国家实力也往往被看作与军事实力对等的力量,所以军事实力自然被看作国家实力的主要表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尽管军事实力相对历史上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由多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联系着,但是军事实力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国际政治领域仍然是国家之间争端的重要“裁判力量”,威慑制止战争和控制战争的能力仍然依靠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军事实力依然是一个国家威力的明显尺度。军事实力既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内保持社会稳定、制止地域分裂的国家能力,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保护和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力量,同时还意味着“综合国力”的产出能力,不仅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显性函数,而且也是一种表达国家意志的隐性函数,因此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资产。

所谓军事实力,一般主要包括军费开支、武装部队人员两类指标,同时政府是国家军事实力的组织生产者,人才素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对军事实力的生产也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别于其他现代化道路的突出特征。军事实力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变化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要求。例如在战争时期,军事实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在战争中的作战能力,而作战能力又取决于军事意志、军事战略、军事制度、武器装备、军队素质,以及后勤供给保障、军队作风等方面。一般而言,军事实力包括军队数量、军队结构、军事支出、军事资本存量、武器装备、军力指数、军队素质、军事基地、军事交流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虽然与西方现代化所主张的“丛林法则”完全不同,但是仍然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使之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进而保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定目标顺利实现的坚强后盾和捍卫世界和平的有生力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①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近代中国惨痛教训的深刻警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再到八国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7页。

联军侵华，西方列强凭借几艘军舰、几千人就在中华大地横冲直撞，迫使当时腐朽的晚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尽欺凌。据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晚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700多个，赔偿白银约13亿两，割让土地180多万平方公里，古老的中华民族被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境地？深刻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多方面的、整体的，除了封建王朝政治腐败，工业和科技等方面落后，还突出表现在军队作战思想、指挥体系和武器装备等都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因此，尽管有众多官兵英勇抵抗、浴血奋战，却总是一败再败，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此，习近平指出：“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①我国必须铭记历史教训，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4. 政治领导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要素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和状况，也是判断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态的重要指标。所谓政治领导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和状况及其影响力。在谈及“软实力”这一概念时，有人首先把它理解为文化软实力或看作文化的一种软力量，并且常常以“文化软实力”来等同于“软实力”，实际上这是有失偏颇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阐发“软实力”这一概念时，首先是把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认为“软实力”这一概念包括制度、有吸引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制度”因素在“软实力”中居于首位。对于现代民主国家而言，政治制度体系是一种既具有刚性又具有柔性的力量，也是带根本性、管长远的软实力要素，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极大的激励、凝聚和组织作用，激发了军队和人民的巨大力量。同样是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软实力”作用下，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反侵略战争产生巨大差别，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发挥的巨大软实力作用。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首先是制度体系，而制度体系的关键是政治制度。例如现代政治制度的灵魂在于民主和法治，民主取代专制、法治战胜人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领导力的正当性来源和基础。从现代化进程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迅速崛起，除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

在现代社会，政府是综合国力的主要组织者，政府作用非常关键。政治领导力反映着一个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动员与运用国家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知识技术、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的能力。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关键是要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完善和定型化的政治制度。一般而言，制度体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具体制度，为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生态文明、人民生活、国家安全等提供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显然，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不是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持的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在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5.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精神要素

文化软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态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标。作为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结构要素的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文化软实力。所谓狭义上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是狭义的文化内涵基础上的软实力。“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认识很不统一的概念，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基于自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精神生产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几乎涵盖人类的所有活动内容，无所不包。狭义上的文化主要是指相对于经济、政治、社会而言的人类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教育、艺术等。“文化软实力”术语中的“文化”概念内涵可能比狭义上的“文化”概念的内涵还要狭窄一些，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精神图腾、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法律制度、审美情趣、生活方式、风土习俗等。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政治领导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一项更为特殊和重要的目标。约瑟夫·奈在阐发“软实力”这一概念时指出，在信息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软实力正在变得更为突出、越来越重要，其中也包括文化软实力。狭义上的文化软实力，是广义上的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要素，体现为一种隐形力量和影响力，如思想影响力、观念传播力、道德辐射力和文化产品亲和力等。从表面上看，思想文化似乎很软，但是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在世界现代化强国的结构要素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道德支撑，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从现代文化的形态上看，文化软实力既包括思想观念、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文化教育、国民心态、国民形象、民族精神、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也包括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及其产生的无形力量，文化产品包括文艺小说、图书出版、报纸期刊、电影电视、新媒体、网络文化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

6. 国际影响力是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世界要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判断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或在国际性区域范围内或某国受到重视及其影响的程度。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包括三种力量：一是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二是本国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软实力”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复合性或组合性概念，其中只有“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和内涵，“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归属于“政治领导力”范畴更为合适，三者对他国形成的综合作用和影响力即为国际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也可分为狭义上的国际影响力和广义上的国际影响力。狭义上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是指“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包括一个国家对他国和世界的思想引导力、观念亲和力、文化产品传播力

和辐射力等；广义上的国际影响力包括一个国家对他国和世界的经济吸引力、政治领导力、科技带动力、文化传播力、军事震撼力等，可以相对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教育等决策和发展乃至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目标。在国际影响力这一结构要素上，可以看到广义的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与传统硬实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种作用于国际社会的世界性力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与其国际影响力成正比。

相对而言，在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两大支柱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强国的6大结构要素中，国际影响力也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结构要素，它指称的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或在国际性地域范围内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教育等发展的程度，包括被学习、借鉴、模仿和影响他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决策和发展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影响力也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综合发挥作用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西方式现代化那种在“自然状态”下遵循的“丛林法则”“零和游戏”“胜者通吃”等规则日益受到质疑或正在被世界发展潮流所淘汰的历史背景下，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共赢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潮流，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平等与国际公平越来越成为世界正义，国际社会对国际影响力的认识也越来越从关心领土主权、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国际秩序、外交政策、国际规则、政治民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人的价值、生态环境等无形的软实力。这种国际影响力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感召力、引领力和广义上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建设“和谐世界”；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4] 戴木才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之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6] 何传启主编：《国家现代化的原理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7]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编辑：汪世锦）